

# 赫爾孟的甘露

李崇仁

(前文提要: 今年五月, 我們夫婦參加朝聖團, 前往以色列和約旦朝聖。我們登上多座在救恩史上著名的山。以高度而言, 這些山都不算巍峨挺拔。在聖地唯一堪稱高聳雄偉的山我們沒有機會攀登, 但可以從遠處眺望瞻仰, 這座山名為赫爾孟。)

赫爾孟山最高峰海拔為 2,814 公尺, 山頂終年積雪, 溶化後的水順流而下, 在巴尼雅斯形成一道瀑布, 再滙合其他泉水, 便衍生出一條約旦河。約旦河流經呼勒湖及加里肋亞湖, 一直南下到死海為止。加里肋亞湖供應大量飲用水給約旦和以色列, 這是天主送給乾旱聖地的珍貴資源。大自然本無疆界, 疆界是人定出來的。



位於谷木蘭的山洞

約旦河是神聖的河流, 聖經上有 179 次提及它。約旦河的神聖是因為梅瑟的後繼人若蘇厄帶領以色列民眾抬著約櫃渡過這河抵達福地(蘇 3), 也因為厄里亞先知在這河邊被一輛由火馬拉的火車接到天上(列下 2: 7-11), 更因為耶穌在這河裏受洗(瑪 3: 13; 谷 1: 9-11; 路 3: 21-22; 若 1: 28-34)。我們來到被認定為耶穌受洗處的那一節約旦河, 站在以色列一邊的岸上, 對岸就是約旦, 兩岸相距只有幾十公尺, 河水僅及腰, 涉水而行便可跨越國境。這裏是約旦河的下游, 水相當混濁, 不知當年是否如此。我們在這地點重宣了聖洗誓辭, 神父以約旦河水灑向我們, 雖然天沒有裂開, 也看不見鴿子, 聽不到天上有聲音, 但大家都願意跟隨耶穌, 做天父喜悅的子女。

耶穌受洗和接受魔鬼試探後, 先回到家鄉納匝肋, 然後去了海邊的葛法翁居住(瑪 4: 13)。這個海就是加里肋亞湖, 在聖經多個章節中被稱為海, 早在耶穌出生之前七百多年便有先知預言將有一位王者在此出現。《依撒意亞 8: 23》: 「往昔上主曾使則步隆和納斐塔里地域受了侮辱, 但日後卻使沿海之路, 約但東岸, 外方人的加里肋亞獲得了光榮。」先知說在黑暗

中行走的百姓會看見皓光, 他們會歡樂愉快。他們所負的重軛、他們肩上的橫木, 以及把他們壓迫的短棍會折斷, 因為有一個嬰孩要為他們誕生, 有一個兒子要賜給他們。這個嬰孩的肩上將擔負著王權, 他的名字要

稱為神奇的謀士、強有力的天主、永遠之父、和平之王(依 9: 1-5)。這個嬰孩當然是耶穌, 祂長大後從加里肋亞湖一帶開始傳教。

耶穌在加里肋亞湖召選了門徒(瑪 4: 18-22; 谷 2: 13-17), 之後祂以葛法翁為根據地, 在加里肋亞湖上或沿湖地區說了很多重要的道理和行了很多奇蹟, 例如宣講山中聖訓(瑪 5-7)和多個比喻、治癒多名病人、兩度增餅(谷 6: 30-44; 谷 8: 1-10)、平息風浪(瑪 8: 23-27)、步行湖面(瑪 14: 22-33)等。我們沿著加里肋亞湖畔各處以及乘搭小船在湖上再度誦讀和默想這幾段福音, 二千年前的聖言依然餘音繚繞, 二千年前的事蹟仍舊歷歷在目。二千年前的門徒必定十分欣喜, 因為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實現了。我們在湖濱的真福八端山朝聖旅館住了兩晚, 那裏水碧山青, 風光旖旎。兩天早

晨，我都在晨曦初露時觀賞太陽在湖畔遠山冉冉上升，皓光灑滿湖面，灑滿大地，我也感受到門徒的欣喜，二千年前的時光，和現今彷彿沒有距離。

加里肋亞湖是地球上地勢最低的一個淡水湖，在水平線下 213 公尺，湖水經約旦河注入死海。死海在舊約稱為鹽海，是一個鹹水湖，地勢比加里肋亞湖更低，湖面為海拔下 424 公尺，是世界上最底的湖泊，而死海岸邊的陸地是地球上之最低點。我們來到聖地，有機會

往聞名遐邇的死海見識一下。未到死海之前，我們先去到發現死海古卷的谷木蘭遊覽。聖經中常提及曠野，谷木蘭很明顯是曠野地帶，這裏極目一片荒涼，山勢奇特，杳無人跡，幾乎寸草不生。親臨曠野，使我更清楚聖經的地理環境和瞭解當年耶穌、洗者約翰及宗徒們傳教工作的孤獨與艱辛。谷木蘭位置偏僻，公元前二世紀猶太厄色尼派的隱士團體在此定居，主要工作是抄寫經文。我們參觀了這團體住房舍的遺跡，欽佩他們在生活上嚴守紀律及對天主聖言的尊重。

匆匆遊覽完谷木蘭，我們很快便抵達死海。小時候我已聽過死海的水鹽分極高，浮力很強，人進入水是不會下沉的。但我不懂得游泳，踏進水時不知所措。來之前，已有人教我，首先要放鬆自己，然後伸展手腳，把頭慢慢向後仰，便會很自然地浮起的。不過這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我實在有點害怕，但想起耶穌在加里肋亞湖平息風浪時對門徒說的話：「小信德的人啊！你們為什麼膽怯？」(瑪 8：26) 於是我滿懷信心的交付自己給海水，果然整個人浮

了起來，在海上盪漾，我這一隻旱鴨子享受到背泳的樂趣了。在死海，在地球的最低點，再次讓我領悟到一個道理，即使陷入生命的低谷，即使身處艱難的境地，天主也在那裏，只要我把一切交付給祂，祂必會承托起我，扶持我起來，因為我在天主的眼中是珍貴的，正如耶穌在山中聖訓說的一句話：「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也不收穫，也不在糧倉裏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更貴重嗎？」(瑪 6：26) 對我來說，死海是活的。



Al Deir, 培特辣

加里肋亞海和死海都只是湖，聖地只有一個真正的海——地中海。舊約稱地中海為大海，甚至乾脆稱之為海。《馬爾谷福音》記載耶穌在提洛和漆冬境內替一名客納罕婦人的女兒驅魔(谷 7：24-30)。提洛位於地中海旁，在今天黎巴嫩國境內，所以耶穌也曾到過地中海。

地中海是我自幼夢想的旅遊地點，但今次才和她初度相逢。我第一次親睹地中海美麗顏容的地點是雅法，這是以色列南部臨海的古城，有四千年歷史，在聖經中名為約培。約納先知在約培上船往塔爾史士，途中遇上大風浪，他被人拋到海中，給大魚吞噬，三天後上主命令那魚將約納吐回陸地上(納 1-2)。這家喻戶曉的聖經故事發生地點就在我們腳下。此外，宗徒伯多祿也曾住在約培，在那裏看見神視和復活了一位女信徒塔彼達(宗 9：36-10：16)。今日的雅法有一所漂亮的聖伯多祿堂，建於海濱，我們進去祈禱後順便在附近的市集踴躑，看到這古城充滿浪漫氣息，近處是獨特的地中海建築，遠處是藍天碧海，人在其中好像置身於一張明信片內，樂而忘返。

伯多祿在約培看見神視後，有人請他到凱撒勒雅講道和給人付洗(宗 10：17-48)。這凱撒勒雅也在地中海旁，故應稱為「傍海凱撒勒雅」，有別於在赫爾孟山麓的「裴理伯的凱撒勒雅」。傍海凱撒勒雅在耶穌出生前約二十年由暴君大黑落德建造，是通往歐洲和非洲的一個重要海港。大黑落德在這裏除建有碼頭外，還興建了城門、王府、神殿、劇院、浴池、競技場、賽馬車場和水道橋等，整個港口是很輝煌的基建。我們今天在這遺址憑弔，大黑落德當年的瓊樓玉宇經二千年來的天災人禍後，已成一片廢墟，只餘一點碩果僅存的遺跡以見證昔日的繁榮。有人說做大黑落德的豬好過做他的兒子，因為他不會吃豬，但會把親人一一殺掉。大黑落德對待親人已經如此暴戾，對待人民更為殘酷。歷史只會記著大黑落德暴虐的統治，後人誰會在意他致力了甚麼建設？

在凱撒勒雅觀賞地中海又是另外一番景緻，這裏有廣闊的海景，在澄澈的天空下構成一幅簡約而完美的水彩畫。天主才是最偉大的藝術家，創造出美不勝收的天然環境，而人工化的建設與之相比，簡直判若雲泥。

我們離開凱撒勒雅，沿著沙龍平原往我們朝聖之旅的最後一站海法市。海法倚在加爾默耳山之西北，於整個山脈的起點，接壤地中海，是以色列的科研中心。當年厄里亞和偽先知鬥法的地方在加爾默耳山之東南，雖然在同一座山，但與海法有點距離。海法市山上建有聖衣會海星堂，教堂內的聖母祭台下有一個山洞名為厄里亞洞，傳說厄里亞和他的隨從厄里亞兩位先知都住過這山洞內。我們在加爾默耳山俯瞰海法，樓宇依山而建，鱗次櫛比，展示出秩序之美。從高處觀望地中海水平如鏡，更顯現出它的蔚藍，與碧藍的天空和朵朵白雲渾然一體，令人沈醉。我們隱約看到地中海另一端的黎巴嫩國土，這樣的美景讓我心曠神怡。

《依撒意亞 35：1-2》：「荒野和不毛之地必要歡樂，沙漠必要欣喜，如花盛開，盛開得有如百合，高興得歡樂歌唱；因為它們將獲得黎巴嫩的光華，加爾默耳和沙龍的美麗；它們將見到上主的榮耀，我們天主的光輝。」

我們在聖衣會海星修院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便離開，驅車南下到突拉維夫機場搭機賦歸。車子沿著海岸線行走，看到早上的地中海波浪比較大。地中海不是永遠都風平浪靜的，約納先知出海時途中便遇上大風浪。之後，保祿宗徒從凱撒勒雅出海前往羅馬時也遇到風暴，船隻在默里達島附近覆沒，幸好他和其他人都獲救，後來他也安抵羅馬(宗 27-28)。當我們閒適地暢遊地中海時，可有想過這時候多少難民正擠在破船上於同一大海的另一隅掙扎求生，他們有幾個可以如約納一樣從大魚腹中逃生，或者好像保祿一樣僥倖安抵目的地呢？我有為他們伸出援手嗎？《瑪竇福音 25:40》：「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聖詠 133：3》：「又像赫爾孟的甘露，時常降落在熙雍山；因上主在那裏賜福，又賜生命直到永遠。」赫爾孟的雨水不大可能落到熙雍山，因為兩座山相距超過四百公里。《聖詠》的詩句只是表達天主的恩澤從天而降，無遠弗屆，有如甘露從赫爾孟山灑下，萬民同沾。我們在巴尼亞斯接觸到赫爾孟甘露匯聚成的約旦河之源頭，驚嘆細小的泉水最終變成神聖的河流湖泊，好像人感受上主的恩澤，起初涓滴，及後浩瀚。

從聖地回到凡間，我有沒有脫胎換骨呢？很快我便回復上班，每天營營役役，為口奔馳。然而，我在聖地所見所聞所思的片段長留我心坎，嵌成一幅絢麗繽紛的馬賽克。

